



## 南蛇灣露營記

田水

清早起來，只見窗外陰霾四合，雲低欲雨，本來滿懷的興奮不禁為之一挫。但回心一想，疏雨煙霞，景緻迷濛，亦自有一番氣象。一念至此，心情頓覺舒暢，管它乍暖還寒，任它雷雨霏霏，仍然負起背囊出發往南蛇灣露營。

巴士到達西貢墟時雨勢稍霽，便懷着愉快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跨過泥濘路上村車，我們在北潭凹下車一起展開旅程，到達赤徑後稍作休息即登上大浪坳，好像行之不盡的石級，終於到了盡頭，步上大浪坳之後休息一會兒，體力稍為恢復之後，便拿着野外誌細心觀看對照一心先生所言之指篇小說，地上字跡雖已模糊，但仍可辨認。筆者是野外一長期讀者之一，對一心先生文章十分入迷，然這次的南蛇尖迷踪談奇，却拖功驚人，東拉西扯，雖所談皆趣味盎然，但數期仍未知道結果，苦追之餘，未免心癢難禁。正覺得津津有味之際，偶一抬頭，只見眼前青山新綠，梯田無數，大浪灣黃沙如帶，碧波接天，更有輕烟飄渺，差點兒以為置身於仙境之中。

到達南蛇凹後，轉下南蛇灣，雨後山徑滑不留足，泥濘處處，行來倍覺艱難，幾經辛苦之後才抵達目的地，一看之下，不禁目定口呆，祇見草地平整，却垃圾滿佈，沙灘雖廣闊，但海草堆積，這一片頹敗景象，與出發前所憧憬的清靜，幽美景緻完全不同，令人沮喪萬分，正打算移師大浪東灣時，又發覺天陰欲雨，只要儘快在雨來之前駐地安營，再者營地也是要野營者自己清理的。我們細心一想，亦覺得應該如此，便覓地紮營。

吃完午飯已是五點多了，便四處閒逛以認

識環境，一路上垃圾滿途，都是露營者因顧公德亂拋廢物，將一片美好風光，糟蹋到如此地步，真是慘不忍睹。正滿腹牢騷之際，突然發現垃圾堆中夾什有不少柴枝，一見之下，大喜若狂，緣因上次在黃龍坑露營，受盡砍柴斬木之苦，如今想起亦餘懼未息，所以一見木柴便直了眼，立即撿之拾之，拖之抱之的運返營地，同伴見我痴狂若此便取笑道：上次在黃龍坑定是教那木精洗了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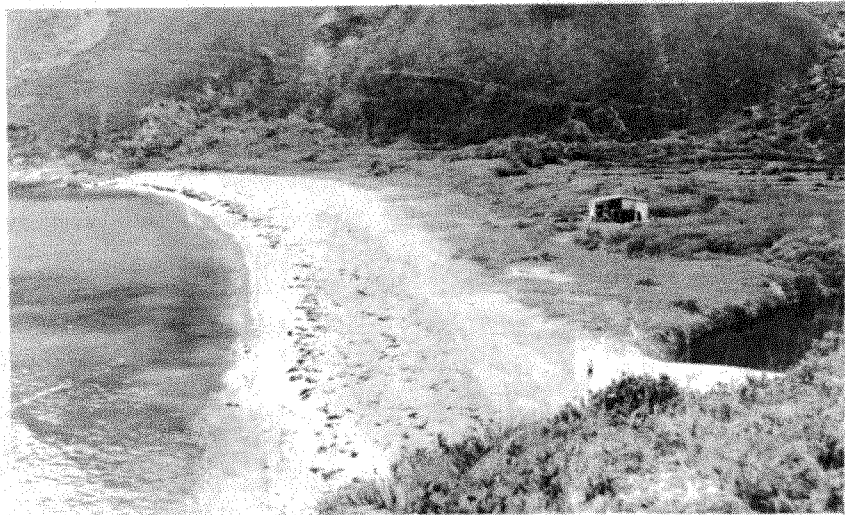
野火會之後雖然天空灰濛濛一片，無星無月，使南蛇灣夜景黯然失色，但久聞此灣海產豐富，常有蟹羣出沒，便與同伴攜同鋼叉電筒往海邊獵之。暮春的海風吹來，令人微覺寒意，但難以吹散我們心中的興奮，因為很容易便發現一隻螃蟹，且又到擒來，出師得利，自然十分高興，更編織了一個羞羞嗔嗔的美夢，於是繼續找尋獵物，但慢慢地興奮漸消，只見袋中的螃蟹行動越來越遲緩，心中頓生不忍，故當發現第二隻時略一猶豫，便被牠逃出生天，往後亦無法再添收穫，宵夜的羞羞嗔嗔希望便終告落空。雖然如此，却發現另一種奇景足可補償。剛到海邊時便見綠光如帶，隨浪湧現，初時尚不以為意，後來偶然伸手入海水之中，拿出之時手上綠光點點，閃耀如天上明星，一時之間為之迷眩，以為身在東方夜譚故事之中。至於此地海水何以會發出綠光，却百思不得其解，然而，當時景象之美，使我驚嘆之情，到如今仍一一如在眼前，清晰得恍同昨日。

在回返營地之時，因初來雨到，路徑不熟竟告迷途，而且營地亦未有點燃燈火，在黑暗中找來倍增困難，兩人在樹叢草坪中左穿右插

，由於谷地廣闊，地勢相類，心慌意亂之下便頻在原地打轉，加上南蛇尖猶如龐然怪物屹立於前，心中油然而生恐怖之感，後來幾經摸索才覓得歸途，但已嚇出了一身冷汗，回到營地之後頻呼幸運不已。

一直以來，均認為露營的菜單不應求簡，在可能範圍之下越精美越佳，故此我們的早餐十分豐富，有熱鮮奶加蛋與牛油塗餅干，這些東西作為早餐則十分豐裕，但連帶作為午餐的話，怎不令肚子飢饉難耐，高聲抗議呢？又有什麼辦法，誰叫天不造美，露營第二天早餐後即大雨如簾，悶臥營中，肚子與雨聲互相唱和，但因缺乏雨具，所以一籌莫展，徒呼奈何，好不容易三點多時雨停了，兩人急忙將一幅帳幕弄好，作為舉炊之所，完畢之後不禁舒一口氣，因為以後可以不用望天打卦，再愁會因雨而致沒法弄飯了。但是這一天却被困在營中渡過，雖晚飯不愁，然悶極無聊，亦索然無味。

露營的第三天亦是最後一天的午餐，本來預備了此次旅程的最佳菜餚，準備大快朵頤，豈料火水用罄，但我毫不氣餒，因為我這兩天生營火十分順利，且曾有一枝火柴點燃營火之紀錄，故仍慢條斯理的架柴生火，準備一顯身手。可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由於天氣潮濕關係，任我燃盡火柴數盒，鼓氣頻吹，仍然無法將柴枝點燃，到最後柴火不著，我却已大為光火！然亦無可如何，惟有盡快收拾行裝，到赤徑再作打算，這時一看時間，卻大呼不妙，原來到此兩天，竟完全忘記替錶上鍊，手錶正在作罷工行動。這裏荒無人煙，天上又雲層密布太陽隱沒，真是呼天不應，叫地不聞，時間



南蛇灣 ▲

南蛇灣的「新居民」 ▶

我是一名職業的戶外活動導師，早已為本港青年人所熱中的遠足、攀石。受訓的學員不但要經受上述包括嚴格的體能訓練。本人除了活動外，專長要算是攀石了，雖然需要基本的攀石訓練，但由於我活動，故此不但在課堂上練習，三兩知己依據攀石指南（A guiding in Hong Kong）到處尋訪名山的征服慾。由於本人只積有四年，故此技術和經驗，甚至器材尚未及此雜誌抒發一下本人如何享受攀石在本港眾多運動中的地位而已。在每期「野外」內寫出以前曾經

